



前趙錄三

春秋卷第三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劉聰中

嘉平四年春正月辛未日隕於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亘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逶迤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

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
言勿有所隱一作諱廷尉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
進曰星變之異其禍將及一作行及臣恐後庭有三
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
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癸未劉后產一虵一虎
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已
丑劉后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諡曰武宣自是
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夏四月聰以驃騎大將
軍河間王易爲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

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
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綠綬綬遠遊冠置
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京左右前後上
下軍輔國冠軍龍驤虎牙十六大將軍營各配
兵二千以諸子爲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
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
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
又置左右選曹尚書竝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大
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

以子始安王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
封晉王食邑五郡江都王延年爲錄尚書六條
事汝陰王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顛爲太保
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中山王曜爲大
司馬五月曜與趙染復攻長安六月曜進屯渭
汭染進屯新豐晉征東大將軍索綝自長安將
兵出拒之染狃於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
諫曰今司馬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強弱不敵
將致死拒我將軍宜整陳案兵擊之不可輕也

困獸猶鬥

况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疆我取

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刃邪晨
帥精騎數百馳出擊之曰要當禽綝而後食乃
與綝戰於城西染遂大敗單馬而歸悔曰吾不
用徽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也先命斬徽徽
臨刑謂染曰將軍違謀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
戮忠良以逞愚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
席乎徽遂見殺曜染復與將軍殷凱率衆數萬
向長安安夷護軍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

夜襲凱營凱敗被禽死之曜還攻河內太守郭
默於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圍之欲
使默食盡饑死默送妻子爲質并請糴於曜糴
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於河而攻之默
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畱芝而緩其
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落馬使強與俱歸
乃復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於曜
默使人伺得勒書欲突圍投李矩於新鄭矩使
其甥郭誦迎之誦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

張肇帥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詣長安默時被
圍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公家所
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
爲聲援肇許之曜等望見鮮卑不戰而退誦潛
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大破曜軍默遂
率其屬歸矩與矩并力拒曜聰遣使謂曜曰今
長安假息劉琨遊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
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畧可畱征虜將軍具丘
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曜於是歸屯蒲阪秋七

月趙染寇北地晉領軍將軍安夷護軍麴允率
衆來拒染旦將攻城中弩而死冬十一月以晉
王粲爲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
遂徵中山王曜輔政是時平陽地震烈風拔樹
發屋汾水大溢流漂數百家光義人羊充妻產
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

建元元年春正月聰以太廟新成大赦境內改
年建元三月雨血於左司隸寺覆地其月又雨
血於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太弟又

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等說又曰
主上徃日以殿下爲太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
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相國
之位自漢魏以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
詔置之爲贈官今復以晉王居之羽儀威重踰
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
爲羽翼事勢已去殿下不得立明矣然非徒不
得立已也不測之禍厄在旦夕不如早爲之計
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

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
 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苟殿下有有意二萬
 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
 倒戈奉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又弗
 從乃止夏四月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等勸又
 謀反又不從之狀聰於是收瑋遐於詔獄假以
 他事殺之使冠軍或作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
 宮禁又不聽朝賀又憂懼不知所為上表自陳
 願為黔首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

副抽抑而弗通聰如護軍斬準第納其二女為
 貴嬪大日月光小日月華皆國色也五月立月
 光為皇后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
 殺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將軍劉宣齊魯之間
 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畧地西下祝阿
 平陰自鎮臨淄有眾十餘萬臨河置戍於是遂
 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貳也表請討
 之聰又憚勒之滅嶷不可復制弗許中山王曜
 濟自盟津將攻河南遂進攻李矩於滎陽矩遣

將軍李平師於城臯曜覆而滅之矩懼送質請
 降聰以皇后靳氏為上皇后左貴妃劉氏為左
 皇后右貴妃劉氏一作華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
 達以三后竝立非禮也極言切諫聰不納乃以
 元達為右光祿大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
 太尉范隆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
 表遜位以讓元達聰復以元達為御史大夫儀
 同三司中山王曜攻長安頻為王師所敗曜曰
 彼猶強盛弗可圖矣引師而還是月雨血於東

宮宣光陵石人皆行數步宮中鬼夜哭三日而
 聲向右司隸寺乃止上皇后靳氏有穢行陳元
 達奏之聰不得已廢之靳氏慚恚自殺靳有殊
 寵聰迫於元達之諫故廢既而追念其姿色深
 仇元達六月大司馬中山王曜進攻上黨秋八
 月癸亥敗劉琨之眾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聰
 遣使謂之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耻也宜以為
 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至
 還曜遂迴滅郭邁朝於聰還屯蒲阪平陽地震

雨血於東宮廣袤頃餘九月聰使大鴻臚邊瀉
賜石勒弓矢册命勒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刺
史將軍守宰列侯盡歲集上冬十月中山王曜
進軍屯於梁邑遂攻北地晉愍帝以麴允爲大
都督驃騎將軍禦之曜進拔馮翊馮翊太守梁
肅奔萬年時百官饑乏採稻以自存愍帝屢徵
兵於相國司馬保保左右皆曰蝮虵螫手壯士
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
中郎裴詵曰今虵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

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
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
乃止曜進攻上郡上郡太守張禹奔於允吾於
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遂進據黃臯十二月聰
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是年并州祭酒桓回於
途遇一老父問之云昔樂工成憑今居何職我
與其人舊爲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
知消息回問姓字曰吾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
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

近五十年矣中郎荀彥舒聞之爲造祝文令志
設酒飯祀於通衢之下

麟嘉元年春正月中常侍王沉宣懷兪容中宮
僕射郭猗中黃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聰乃立
市於後宮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
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惟生殺拜
除乃使沉等入白之沉等多不自聰率以私意
決之故勲舊功臣或弗敘錄而奸佞小人有數
更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興將士無錢帛之賞

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
服第舍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
長者三十餘人奢僭貪殘賊害良善斬準合宗
內外譖以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憾於太弟又謂
相國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
乃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
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
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
上之嫡子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

與入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以三月上巳
大讌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
皇太子又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
二王居不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舉事事無不
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
豈親之今又苟貪一切之利事成之後主上豈
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
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事淹變
生宜蚤圖之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

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
實以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
不憚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
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殿下倘不信臣言
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及衛軍司馬劉惇
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因以問之必可知也
案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
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
已決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歔流涕皮惇

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計卿能用之乎二人皆曰謹奉教猗曰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卽荅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恐言成誑僞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耳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準從妹爲父孺子淫於侍人父怒殺之屢以嘲準準深慚恚嘗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係至是準又說

粲曰昔孝成拒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陛下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逆太弟爲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爲之奈何準曰卒聞太弟爲變恐主上必不信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錮勿絕太弟之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遊太

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爲嫌輕薄小人不能讓
迎合太弟之心爲之謀者小人有始無終不能
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罪
下與太宰拘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罪
其事迹獄詞旣具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小
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
得立矣粲然之乃命冠軍卜抽引兵去東宮二
月聰出臨上秋閣誅特進綦母達大中大夫公
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

農朱誕等皆群閹所惡也侍中卜幹泣諫曰陛
下方隆武宣之化故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旦
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
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
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
欲一日尸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
乎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乞垂昊天澤迴雷
霆之威藉使休等有罪陛下直欲誅之不暴明
其罪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意邪或

作法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

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

宰河間王易及大將軍渤海王敷御史大夫陳

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

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

宇宙之螟蟥王化之蠱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

周桓靈以群闇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於此

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

足為故事乎今王沉等處常伯之位乃握生死

予奪於中勢傾內外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

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

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以勢

選舉不復以實士因屬舉政由賄成多樹姦徒

殘流海內知王琰等忠臣為國盡節懼其姦萌

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

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皆刀

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

展效以荅軋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

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
 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
 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剪兇醜與政之流引
 尚書御史朝論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
 議政事使大臣得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
 災自弭和氣呈祥况今未未殄巴蜀不賓石
 勒潛據趙魏曹疑欲王全下下心腹四支何
 處無患乃復以沉等助亂誅誅巫咸戮扁鵲
 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療之不可及已一作
其如

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沉等笑

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沉等頓
 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洒掃
 宮闈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恨陛下
 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鼎鑊皇朝上下自然
 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何足恨乎更以
 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沉
 等為列侯河間王易又詣闕上疏固諫聰大怒
 手裂其表三月易恚忿而死易素忠直元達倚

之為援得盡諫諍及聞其卒哭之悲慟歸而自
 殺夏五月丁丑大司馬中山王曜寇上郡上郡
 太守常藉率眾奔南鄭秋七月曜逼長安復寇
 北地北地太守麴昌告急於大都督麴允允次
 於黃白城遣兵來救曜聞之轉寇上郡允乃去
 黃白而軍於靈武以兵弱不進曜遂圍北地是
 時北地饑甚人相噉食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
 昌將軍劉雅擊敗之昌復遣使求救於允允帥
 步騎三萬來援去城數十里曜等繞城放火烟

塵蔽天乃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
 往無及也允信之眾懼而潰遂追戰於磻石谷
 允敗績奔靈武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初麴
 允告急於安定太守焦嵩嵩毒侮允曰須允困
 極當救之耳京都既陷嵩亦為曜所滅曜進至
 涇陽渭北諸城悉潰獲晉建威將軍魯充散騎
 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等曜素聞充賢募生致
 之既見因賜之酒謂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
 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

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隴西辛氏有美色曜旣殺緯見辛氏將妻之使人扶取因據地大哭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姓明公又安用之也乞卽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女也其任之亦自殺皆以禮葬之聰立樊氏爲上皇后樊氏卽故張后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有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賄賂公行軍旅所在饑疫相

仍後庭賞賜動至千萬大將軍數屢涕泣切諫聰不納怒曰爾欲速使乃公死乎何以朝夕生來哭人數憂忿發病而死六月河東大蝗惟不食黍豆司隸靳準帥部民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饑甚民流叛死亡者什有五六石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於并州招撫流民一作撫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爲鼎峙之勢司隸部人奔於冀州者二十萬戶秋七月大

與豕交於相國府門又交於宮門又交於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御坐犬冠武弁帶綬與豕竝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之人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彌甚不知戒懼八月聰讌群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又容貌毀悴髻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九月中山王曜逼長安內外斷絕晉鎮西將軍安定太守焦嵩平東將軍宋哲新平太守竺恢引兵來救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

上洛四郡兵東屯霸上皆畏曜兵強竝不敢進相國司馬保遣鎮軍將軍前鋒都督胡崧帥城西諸郡兵入援屯遮馬橋擊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冬十月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與公卿退守長安小城以自固時城中饑甚人皆相食死者大半逃亡不可復制惟涼州義衆千餘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之爲粥以供帝膳至是復盡十一月帝泣

謂允曰今窘急如此外無救援勢不自支死於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聞城未陷爲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宋敞紀事本末作宗敞奉牋降曜索綝乃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尅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譎欺人一作必窮兵極勢

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振玉石俱摧甲午敞隨使者至曜營乙未愍帝肉袒牽羊輿襯銜璧出降於東門群臣號泣攀輿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虜賊乎乃自殺曜受璧焚襯使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

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
實在城東豆田壁丁酉遷帝及司徒梁汾驃騎
麴允奮威索綝等諸臣百餘人於其營辛丑至
於平陽壬寅聰臨光極殿帝稽顙於前以爲光
祿大夫封懷安侯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
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聞其死嘉其忠
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允金城人與游氏世
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
開朱門北望青樓至是自殺聰以索綝不忠於

本朝戮之於東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濬散騎常
侍巖敦左丞相臧振黃門侍郎任播張偉杜曼
及諸郡守竝爲曜所殺華輯奔南山聰以曜爲
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秦王
使相國祭告捷於太廟大赦境內改元麟嘉

就李

屠喬孫

同訂

項琳之

前趙錄四

春秋卷第四

劉聰下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麟嘉二年春正月朔日黑霧四塞終日竟夜著
 人如墨五日乃止石人言於宣光陵二月雨血
 於東宮其日又雨血於光極殿東宮四門無故
 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癸亥大將軍東平
 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於甲戌乃蘇言
 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

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大
 有人民宮室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
 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
 年當來來後國中太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畧盡
 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
 汝不久約拜謝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
 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
 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
 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枕上俄而蘇活謂左右曰

枕上取囊來左右取得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
 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
 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奏呈聰曰若審如此吾不
 懼死也後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
 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竝照各有兩珥五色甚
 鮮客星犯紫微入於天獄而滅雨血平陽廣袤
 十里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虵虹見彌天一岐
 南徹三日竝照客星入紫微此皆大異其徵不
 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

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為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何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疑狼顧東齊鮮卑之眾星布燕代齊代趙魏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為憂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眾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

黨而來曹疑率三齊之眾為之後繼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為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為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克矣聰覽之不悅是月使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屯於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兵卒至矩未及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藏匿精勇暢見其老弱不復設備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欲夜襲之士卒恒懼矩乃

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
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曰東里有教
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矩選勇
敢千人使誦將之帥督護楊璋等夜掩擊暢營
俘斬首虜數千級獲鎧馬甚多先是郭默聞矩
被攻遣弟芝帥眾援之既而聞破暢兵芝復馳
赴矩矩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追擊暢兵
暢復大敗奔還僅以身免三月相國粲使其黨
王平謂太弟又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
裹甲以備非常又以爲信然命東宮官屬皆裹
甲以居粲遣使馳告靳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
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曰太
弟將爲亂已裹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沉等
同聲曰臣等聞之久矣但恐言之陛下弗信也
聰乃使粲以兵圍東宮粲遣王沉靳準收氐羌
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首
長自誣與又同造逆謀聰謂沉等曰而今而後
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

而不用也於是誅又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皆沉準素所憎怨者數十人夏四月廢又為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坑士眾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一空又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歸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悲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氏羌叛者十餘萬落以斬準行車騎大將軍討平之六月境內大蝗平陽雍冀尤甚斬準討捕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東宮

災門閣宮殿蕩然秋七月立晉王粲為皇太子大赦境內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八月聰安北大將軍趙固襲衛將軍華蒼於臨穎殺之固與長史周振有隙振密譖固於聰先是李矩之破暢也於帳中得聰密詔令暢既克矩還過洛陽收固斬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斬振父子帥騎一千歸降於矩冬十一月聰校獵上林令愍帝行車騎大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

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歔流涕一作悲泣

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

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

李矩同惡相濟興兵聚眾者皆以子業為名不

如早除之以絕其望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

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

享群臣於光極前殿欲觀晉臣在朝者乃使帝

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帝執蓋多有涕泣或

至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怒曰

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為戒邪命引齒斬之趙固

與河內太守郭默攻聰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

部民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

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邀擊

之為固所敗聰使太子粲及征北將軍劉雅等

帥步騎十萬伐固次於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

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粲表於聰曰

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李矩趙固之用不

攻而自破矣戊戌殺愍帝於平陽帝之蒙塵也

侍中許肅冒難侍左右帝臨崩言欲見許侍中肅馳詣相見帝已不能語肅曰未審陛下尚識臣否帝猶執肅手流涕肅歔歔登牀帝遂投於其懷抱之中肅晝夜號泣聰外欲明已不害乃偽責諸臣欲盡誅之群臣逃竄惟肅獨曰備位故臣願乞得殯殮就戮聰許之事訖詣聰曰國亂不能匡君亡弗能死舉目莫非愧耻所以忍辱正為山陵未畢耳微情已敘甘就刑戮聰義而免之雅等遂進攻洛陽趙固奔陽城山

麟嘉三年春二月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

於洛口

一作洛陽

潛遣耿稚張皮等簡精卒千人夜

濟河來襲粲營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知之乃以告粲請為之備粲曰征北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此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况敢濟乎母為驚動將士是夜稚等飛梯騰柵十道進攻粲眾驚擾一時奔潰死傷大半粲勒兵於東北穿柵而去奔保陽鄉稚等據其營壘獲器械軍資不可勝計及旦粲見

雅等兵少更與雅馳還柵於壘外聰聞衆敗使
太尉范隆帥騎赴之雅等大懼遂與雅相持衆
悉衆攻雅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李矩率兵來
援使壯士三千汎舟迎之衆與雅等臨河列陣
作長鈎以鈎船連戰數日不得度矩夜遣部將
格增潛濟入雅營壘與雅選精騎千餘殺所獲
牛馬焚燒器械突圍而出趨北山南奔虎牢騎
兵將軍劉勳追之至於河陽雅師大敗死者五
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三月聰所居螽斯

則百堂災焚子會稽王康以下二十一人聰聞
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自此鬼哭宮
中至於九月夜聲不絕平陽西明門社自亡霍
山崩聰署驃騎大將軍濟南王驥爲大將軍都
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勣爲大
司徒夏四月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
聰立以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
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立后將以上配
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

下匹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妣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帝任心縱欲以趙飛鸞為后使皇統絕滅社稷為傾有周之隆如彼大漢之禍如此自麟嘉以來亂淫於色中宮之位不以德舉縱沉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以污清廟而塵瓊寢况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榱玉簀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非國家

之福也聰覽之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獄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皇漢者正坐汝鼠輩與斬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何也鑒曰汝殺皇太弟使主土獲不友之名國

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梟聲獍
形必爲國患汝旣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於東
市五月聰立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六月
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
十里聰晝見東平王約時約已死聰甚惡之謂
太子粲曰吾寢疾憊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
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
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但今世難未夷非
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大司馬曜爲

丞相石勒爲大將軍竝錄尚書輔政勒固辭仍
以曜爲丞相領雍州牧勒爲大將軍領幽冀二
州牧勒亦不受以上洛王景爲太宰濟南王驥
爲大司馬昌國公任顛一作劉顛爲太師朱紀爲太
常呼延晏爲太保竝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
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
尚書奏事聰以晉太興元年秋七月癸亥薨於
建始殿在位九年甲子粲卽僞位葬聰於宣光
陵諡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劉粲

劉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疎遠忠賢昵近奸佞任情嚴刻無復恩惠拒諫飾非好興宮室相國之府彷彿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饑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旣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號樊氏爲弘道皇后宣氏爲弘德皇后王氏爲弘孝皇后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竝有國色粲晨夜烝淫於內多行無禮無復哀戚立妻靳氏爲皇后

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年漢昌八月雨血於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乘間言之粲從之收太宰上洛王景太師昌國公任顓大司馬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勣等皆殺之太傅朱紀太尉守尚書令范隆

出奔長安又誅驥同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
 粲大閱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為相國都
 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準為大將軍錄尚
 書事粲沉荒酒色遊讌後庭軍國之事皆決於
 準準矯粲命以從弟靳明為車騎將軍靳康為
 衛將軍及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德
 時望謀之於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之
 以歸準怒殺之遂勒兵入宮升光極殿使甲士
 執粲數而殺之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

斬於東市發掘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尸焚燒宗
 廟鬼大哭聲聞百里征北將軍雅出奔西平準
 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
 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
 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
 曰劉淵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
 矯稱天命至使二帝幽沒虜庭輒帥眾扶持梓
 宮請以上聞矩馳表於晉詔遣太常韓胤等奉
 迎紫宮未至而準已為石勒劉曜所沒尚書北

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

就李屠喬孫同訂

項琳之

前趙錄五

春秋卷第五

魏散騎常侍崔公鴻撰

劉曜上

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有膽量年八歲從淵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淵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及長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志性不恒拓落高亮

與衆不群好讀書廣覽不精思章句工艸隸善屬文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時號爲神射尤好兵書畧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日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遊於洛陽坐事當誅乃與曹恂亡奔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王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遂變姓名客爲縣卒朝鮮令崔岳見而異之給以衣食恩顧甚厚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曜甚

德之後遇赦放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世嘗隱居於管涔之山以琴書自娛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云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變爲五色淵聰之世頻歷顯職及梁嗣立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光初元年冬十月斬準之亂曜自長安奔赴次於赤壁太保呼延晏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自

平陽奔之其上尊號遂以晉太興元年僭卽皇
帝位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惟準一門不在赦例
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
范隆以下悉復本官遣使拜石勒爲大司馬大
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趙公勒進攻斬準
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七萬餘落勒皆徙之於
所部郡縣曜使征北將軍雅鎮北將軍策進屯
汾陰與勒爲犄角之勢斬準遣侍中卜泰送乘
輿服御請降於勒勒囚泰送於曜曜謂泰曰先

帝末年實亂大倫群闔撓政誅戮忠良誠是義
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
塗炭使朕及此勲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
大難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
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况免死乎卿爲
朕入城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
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決十二
月準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斬康及
將軍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斬明爲盟主遣卜

秦奉傳國六璽降曜曜大悅謂秦曰使朕獲此
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
明明出戰屢敗嬰城固守遣使求救於曜曜使
雅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人來奔曜命
誅明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誅靳氏見
康女有姿容將納爲后女曰陛下旣滅其父母
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汚宮伐
樹而况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秉操益堅曜哀
之免康一子使雅迎母胡氏之喪於平陽還葬

粟邑墓號陽陵謚曰宣明皇太后追尊高祖父
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爲懿皇
帝考闕爲宣成皇帝

光初二年春二月斬勒左長史王修於市以其
外表納款內覘強弱也夏四月曜徙都長安起
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妃羊氏爲皇后卽

惠帝

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樂王闡爲太

原王冲爲淮南王敞爲齊王高爲魯王徽爲楚
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五月陳安自稱秦州

刺史叛降於曜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下令曰蓋聞王者之興必禘始祖一作世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於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於庶民故立漢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御以大單于為太祖亟議以聞於是太保領司空呼延晏等議曰今宜承晉母子傳號以光文本封盧奴中之屬城陛下勲功茂於平洛終於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

趙以水行承晉金行國號曰趙曜從之於是牲牝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淵配上帝自稱大趙大赦境內殊死以下冬十二月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眾數千附於南陽王司馬保保使其將楊曼為雍州刺史王連為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顛為新平太守周庸為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進據草壁秦隴氏羌多歸附之曜遣車騎將軍雅平西將軍厚攻楊曼於陳倉二旬不克曜自率中外精銳赴之行次雍城

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是月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后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

光初三年春正月曜自雍城攻陳倉楊曼王連謀曰謀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攻百日不待兵刃吾已自滅不如率見眾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

也一等殞耳早晚無在遂盡眾背城而陳為曜所敗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氏遂進攻草壁陷之松多奔隴城進拔陰密又陷安定司馬保懼遷於桑城曜振旅歸長安署雅為大司徒二月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將軍宋恕及別將尹安趙慎等四軍屯洛陽晉司州刺史李矩襲克金墉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陽始等懼叛降於後趙石勒曜署廣平王岳為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移屯瀧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始

等軍勢甚盛岳乃班師鎮於陝城於是河南之
 民皆相率歸於李矩洛陽遂空夏四月長安雨
 雹大如雞子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
 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
 有歛手之狀亦有兩脚著履之形惟無目鼻每
 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五
 月陳安表請擊晉別將張瞻曜以安為大將軍
 擊瞻殺之六月丙辰將軍解虎及長水校尉尹
 車謀反潛結巴酋句徐庫彭等事覺虎車皆伏

誅乃囚徐彭等五千一作五十餘人於阿房將殺之

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

已不宜多殺爭之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

以為助逆幽之於獄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

中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

句渠知為主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

一作四十三輔大亂城門晝閉曜甚患之欲大興師

往伐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諍曜怒甚手毀其

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旦夕猶敢如此嫌死晚

邪叱左右速殺之大司徒中山王雅太傅領司徒朱紀太保領司空呼延晏侍中司徒郭汜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諍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不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四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矐意乃解救之秋七月復勅內外戒嚴親討渠知游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納臣愚計不勞大軍一月之中可使清定矐曰卿試言

之子遠曰羌夷之叛匪有大度窺竊神器也但逼於陛下嚴刑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生者猶可安莫若大赦諸逆人若沒奚官者悉令還之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與小人更始彼生路既開人情豈有樂禍好死者邪且小人聚居必有他心今無刑辟之懼以恩信懷之不降何待若諸酋長自以罪重不卽下者請假臣弱卒五千人爲陛下梟之不勞大軍此可定矣不爾者今賊黨旣盛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

之可殄也。曜大悅，即日大赦，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軍屯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於陰密。進攻滅之，遂振旅循隴右。秦州刺史陳安郊迎。先是，上邽氏羌十餘萬，落保險，不服其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曜復遣子遠將兵討之。權渠率眾阻險，自固。子遠進兵至其壁下，權渠率眾來拒。五戰皆敗。權渠恐懼，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曰：「往日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何其怯也。」遂率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進擊之。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當今無勦。况士馬之強，復非其匹。且其父新敗，怒氣方盛，又西戎剽勁，其鋒銳不可當。不如緩之，使其氣竭而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眾秣馬，蓐食晨值大風黃霧，晝昏。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伏而戰。

復一作生擒伊餘。

於陣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請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安西戎之中權渠最疆部落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旣降莫不歸附曜大悅拜子遠爲大司徒錄尚書事八月曜讌群臣於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哀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盛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致封嚴尤之孫魏武勒兵宋梁追慟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

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齒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哀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竝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九月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

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擇朝賢宿儒門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冬十一月曜召構殿巧手三千人發陽平等十郡牛車五千乘運土築建德殿臺命起艷明觀立西宮建凌烟臺於鎬池又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軋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

之後宗廟社稷漂流無所而猶上憲營室構作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成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前奉詔書將營艷明觀市道芻蕘咸非之曰以一觀之費足以平涼州矣今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凌烟一作霄此其功費億萬艷明也若以給軍則可以吞吳蜀而剪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

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閻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魍石槨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孫保葬識者知其矯世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峻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

為優耳自喪亂以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惟霸陵獨全此雖太宗之至達抑亦釋之之功興亡奢儉罔然於前惟陛下覽之矐大悅即日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夫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况朕之闇眇當今之極弊可不敬從明誨其悉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今封豫安昌子苞

平輿子竝領諫議大夫仍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朝夕冀聞其過也自今法政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艷水圉以與貧民

就李屠喬孫同訂
項琳之

春秋第五卷

前趙錄六

春秋卷第六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劉曜中

光初四年夏五月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罅西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鞞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為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水經註作於龍門河水中得一玉璽文曰云云曜以為天錫大赦境內以終為神璽齋九日而受於太廟

二百五十九

奉瑞大夫中書監領國子祭酒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國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今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

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并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喞者歲之次名作喞也言歲馭作喞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靱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耳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

而荅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

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

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奏均狂言瞽說誣妄一作

周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

不深戒朕之不德收均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光初五年春正月鎮北將軍并州牧安定王策

獻玉璽一枚文曰趙盛二月曜親征氏羌楊難

敵難敵率衆來拒前鋒擊敗之退保仇池諸氏

羌多降於曜曜復討故晉王司馬保部將楊韜

於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來降皆封列侯

使侍中安昌子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

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

寢疾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尚書郎王

擴一作王擴爲光國中郎將使至仇池諭以禍福難

敵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劼爲使持節侍中假

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梁涼巴六州隴上西域諸

軍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氏校尉

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爲公侯列將二千石

者十五人秦州刺史陳安請朝於曜曜以疾篤
 不許安怒以曜為卒大掠而去曜疾甚乘馬輿
 而還使別將呼延寔及長史魯憑監輜重於後
 安邀獲之遂欲畱用寔不肯屈被殺憑亦死之
 安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步騎三萬一作二萬
 進攻曜曜衛軍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悉俘其
 眾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安使將軍劉烈
 趙罕襲阡城克之西州隴一作上氏羌悉歸附安安
 士馬雄盛有眾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

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為
 相國休屠王石武以桑城來降曜大悅署為使
 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
 秦州刺史封酒泉王夏四月甲午曜后羊氏卒
 偽諡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叅朝政生三
 子熙襲闌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
 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綉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
 酒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以死論
 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

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竝化爲女子石言於陝
若言勿東者十二月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往粟
邑以規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圍二里上高百
尺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於道路游子遠
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
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不封不樹爲
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
清儉恤下爲先社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費至
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工二陵

皆下錮洞

一作洞

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

阜周迴二里發掘古塚以千百數督追役徒繼
以脂燭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
衢臣竊謂無益於先帝先后而徒喪國家之儲
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
亦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
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
不納乃使征東大將軍岳等率騎一萬迎父及
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又遣將

作大匠勲胡元增永吳一作顯平二陵高九十

垣

尺塚前石人若有言慎聲胡元親聞之上洛男

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遂得蘇

曜葬父墓號永吳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

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

自存者帛各有差

光初六年夏六月陳安攻曜征西將軍劉貢於

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趨上邽以解南

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

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

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耳武閉關拒之

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級安馳還赴救貢逆擊

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餘騎八千奔

保隴城貢乃畱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

遂圍安於隴城秋七月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

大風飄發曜父寢堂於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

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乃使子鎮軍將軍襲太

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植已成林至是悉

枯死

光初七年春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丈時
四方交戰兵革相尋署大司馬雅爲太宰加劍
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
百人入殿增班劍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三
月曜親征陳安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
挑戰屢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將軍劉幹
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
下惟陳安趙募不在赦例安畱楊伯支姜冲兒

等守隴城自率精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
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旣出知上邽被圍
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將軍平先丘中伯
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
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
手執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人遠
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
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而退會
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

於溪澗翼日尋之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安遣

其將石容覘躍兵曜輔威將軍呼延清紀事本末作呼

延清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清遂殺容

乃尋其徑迹獲安於澗曲斬之曜大悅楊伯支

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

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於長安氏

羌悉下竝送質任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西

將軍封平襄公邑於隴上時征東大將軍岳與

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自隴上西擊涼

州遣將軍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

護軍陰鑿於桑壁親帥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軍

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振地河水為沸

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張茂臨河諸戍皆墜

風奔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應曜曜

又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人無

固志茂遣平虜將軍陳珍帥步騎一千五百救

韓璞曜諸將佐咸欲速濟曜曰吾軍勢雖盛不

踰魏武之東也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

宿衛皆已疲老其實難用張氏以吾新平陳安
師徒殷盛以形勢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
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今但案甲
勿動以吾威聲振之若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
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
百疋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
七百斤女伎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
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大鴻臚田崧拜茂使持節
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

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西
域大都護護氏羌校尉涼王加九錫曜至自河
西氏羌楊難劼聞陳安死內懷危懼與弟堅頭
南奔漢中鎮西將軍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
輜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
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征東大將
軍廣平王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
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於黑匿郁鞠部
陳安旣敗胤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禮而歸之

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欵署使持節散騎常侍
忠義大將軍左賢王封胤為永安王署侍中衛
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開府儀同三司錄
尚書事領大子太傅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
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是年前潁丘太守
郎宣北平太守楊平邑振等共修徐水廟舊碑
刻石樹頌焉

光初八年春正月石勒遣司州刺史石生攻寇
河南太守尹平死之生掠五千餘戶而去夏四
月曜遣使拜涼州牧張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
王贈其父太宰成烈王

就李屠喬孫
項琳之同訂

春秋第六卷

前趙錄七

春秋卷第七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劉曜下

光初九年春三月曜立劉氏為皇后遣將軍康平寇魏興及南陽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去曜大怒投袂而起即日次於渭城遣中山王岳追之曜進次富平為岳聲援岳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

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劼自漢中還襲仇池克之殺鎮南大將軍田崧夏五月石勒將石生屯洛陽寇畧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遣使降曜曜遣中山王岳攻石生於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滎澠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勒遣石虎率步騎四萬人

自成臯關岳陳兵以待之戰於洛西岳師敗績身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列圍遏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以食將士呼延謨爲虎所殺曜自將出救虎帥奇士萬來巨曜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次於金谷夜中無故大驚士卒潰散乃退如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岳被執并執將佐八十餘人及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坑士卒七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坑士卒七千

餘人曜至自澠池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秋九月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叅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得失產流涕欷歔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卽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敬重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署永安王胤爲大司馬拜大單于徙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置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傑爲之

光初十年春二月曜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汝南王咸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夏四月曜后劉氏卒僞諡獻烈皇后以后叔父昶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爲慈

鄉君冬十月曜遣將軍黃秀帛成寇鄴晉平北
將軍魏詵率衆奔襄陽

光初十一年春正月曜追念皇后劉氏憶其臨
終之言乃立劉皚女芳爲皇后二月署驃騎將
軍述爲大司徒昶爲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
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
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
大怒鳩而殺之是月曜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
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時晉咸和二

年也且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
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
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丹唇
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
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勿出疆也東井秦
之分也五車趙之分也秦兵必大起亡主喪師
畱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
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
望秩山川靡不周遍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稅

十六國春秋卷十七
租之半秋七月曜將黃秀等寇鄴順陽太守帥
衆奔襄陽

光初十二年夏五月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
曜遣武衛將軍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
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涼州張駿聞曜爲石勒
所敗乃去曜官號遣張閔竇濤辛巖宋輯辛晏
等率衆數萬會韓璞攻扞秦州諸郡曜遣南陽
王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
軍將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

胤濟師逼之璞軍大潰還奔涼州胤追及於令
居斬級二萬張閔辛晏率衆來降曜皆拜將軍
封列侯遂略河南地

光初十三年秋七月石勒遣石虎率衆二萬出
軹關來攻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次蒲阪曜
將東救蒲阪懼張駿楊難敵乘虛來襲遣河間
王述發氐羌之衆屯於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
陸赴之自衛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退追之八月
及於高候大戰破之斬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

里收其資仗以萬億計虎奔朝歌遂濟自大陽
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堤一作以灌之榮陽野

王皆降襄國大震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內諸
郡冬十二月石勒自率衆來拒陳於洛西曜自
恃連勝不撫士卒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
怒以爲妖言斬之時與石虎對軍大風拔樹昏
霧四塞聞虎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
河始議增榮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
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

衆幾何羯曰大胡自來軍勢甚盛不可當也曜
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
十餘里勒望見之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乃
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騎三萬自城北
而西攻曜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
城西而北擊曜前鋒曜性少而酗酒末年尤甚
至是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蹋頓乃乘
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擣陣就平石
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

墜於冰上被劊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勒遂
 大破曜軍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
 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
 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
 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乃幽
 曜於河南丞廨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
 將兵衛送襄國曜劊甚載以馬輿使金劊醫李
 永與同載療之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
 勅許之機進酒於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

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
 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為翁滿飲勒聞
 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巴夷
 舍曜於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
 岳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曜曰吾謂卿
 等久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而我殺
 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
 而去勒使曜與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勅熙
 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慮也勒見而惡

之久之爲勒所殺明年春正月太子熙一作聞曜被擒大懼與大司馬南陽王胤及太尉汝南王咸等議欲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且可并力拒險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爲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上邽汝陰王厚安定王策皆棄郡奔遁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赴之秋八月南陽王胤率衆數萬自上邽趨長安隴東武都

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夷夏皆起兵應胤胤次仲橋石生嬰城固守勒使石虎率騎二萬來援九月戰於義渠爲虎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攻圍上邽城潰執太子熙南陽王胤并將相諸王等及諸卿校公侯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坑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曜在位十三年而敗自劉淵以晉惠帝永興元年歲在

乙丑僭號西河至曜三世凡三十有五年以晉成帝咸和四年歲在己丑滅八代各別歸其地

五關東流以秦其大熱火

陳封公勇以平三千餘人

魏前拜太子顯南朝王獻其孫琳滿至宋必前

入孫資士佳款來魏出輝琳以千星效國主往

西來魏武以魏人魏是

前魏人魏魏主魏魏固守

春秋第七卷

魏封魏故守

就李

屠喬孫

同訂

項琳之



